昭君出塞 紅腔繞南留

家中設靈 舞台憑弔 子弟戲迷追憶一代宗師

■紅線女家中設靈堂，親友弔唁紛紛落淚。

《昭君出塞》、《荔枝頌》、《珠江禮讚》……粵語區和世界華人社區的中老年一輩無人不識，已隨「女姐」紅線女前晚的離去而永成人間絕響。廣東粵劇院昨日清晨打出一副挽聯：「一代宗師騎鶴去 紅派藝術永留存」。昨日上午，廣州華僑新村友愛路20號「紅宅」擺設成靈堂，前來弔唁親友、梨園子弟和名伶、各界好友絡繹不絕，她的幼子馬鼎盛在靈堂前追憶慈母，數度哽咽。紅線女藝術中心劇場昨日上午也改裝為追思會場，市民和戲迷在舞台上「女姐」遺像前擺放不少康乃馨。戲迷感慨地說：「『昭君出塞』後，希望『紅腔』永留嶺南大地並發揚光大……」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叢書、實習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

紅線女逝世後，家中擺設成靈堂。她喜歡的粉紅色沙發套沒有收起來，劇照、生活照和雕塑也還在原來的位置。入門處擺放着整齊的康乃馨，供一眾親友和學生弟子前來弔唁。

火車站送行 母子訣別

前日從香港匆匆趕回的紅線女幼子馬鼎盛一臉憔悴。他後悔最後這些日子一直不在母親身邊，甚至沒趕得及看母親最後一面。為此，他感到很遺憾，採訪時更是難抑悲痛。

馬鼎盛說，與母親的最後一次見面是10天前來廣州文化部門做講座時。母親兩個多小時全程聽完，之後還放棄與徒弟吃飯的機會，一定要和他吃飯。當兒子坐火車返港時，紅線女還顫巍巍地堅持要送他到車站。「當時我還覺得完全沒必要，沒想到那就是永別！」

只差半小時 天人永隔

8號中午，紅線女和家人一起喝茶、吃飯，隨後發病立即送到醫院。下午2點幾發出病危通知書，開始搶救。接到母親病危的消息，馬鼎盛立即趕往火車站，卻被告知車票已售罄，心急若焚的他只好上車後再補票。回光返照是在傍晚6點多，經過一輪搶救的紅線女還非常清晰地告訴大兒子：「沒事了，你們回去吧。」誰知沒過多久，醫生發現情況有變。馬鼎盛趕到時，母親已經再次被推進急救室，「就差了半個小時！」

晚上7點10分，紅線女的心電圖腦電波幾乎靜止。搶救到8點多，幾任醫院院長驚聞消息都趕到現場，卻始終回天乏術。馬鼎盛眼圈泛紅：「母親已經這麼大歲數，我們對她的去世是有一定心理準備的，但這一刻來了還是感到難以接受。我看不到她最後一面……」

■紅線女之子馬鼎盛形容憔悴，對媒體講述母親生前點滴。

這個以硬漢形象出現在公眾視線裡的漢子在鏡頭前數度哽咽：「奶奶去世時，爸爸曾說『感到天塌下來了』，我那時不能理解；今天，我深刻感受到了……（少了母親的庇護）以後我沒遮沒擋的。」

硬氣不服輸 冀重振粵劇

在馬鼎盛印象中，母親是個特別堅強、特別硬氣的人。一生經歷過很多坎坷和磨難，造就了她不服輸的性格。「她對生命的態度就是從不放棄，多次和病魔抗爭都挺過來了，直到這一次。」

馬鼎盛說，母親一生和她的粵劇界同事及弟子們，為了粵劇事業和粵劇藝術的發展不斷嘗試，雖也有很多失敗，但從來不放棄。「她一直希望粵劇能夠重新輝煌起來！」在馬鼎盛印象中，母親雖然感覺到身體在走下坡路，但一直對畢生熱愛的事業不離不棄，到了晚年更加珍惜時間，幾乎全部都投入到了粵劇事業。

「她就是一個為粵劇而生的人，整個人是和粵劇融在一起的，一輩子都沒有離開粵劇，直到生命最後一刻。」馬鼎盛說。

病逝前不足70斤 仍登台

馬鼎盛心痛地回憶，母親成年時身高一米六三，是相當苗條挺拔的女演員，但「到最後一刻，連一米五都不到，肌肉萎縮、骨質疏鬆，上秤也許還不到70斤（77磅），就是在這樣的身體狀況下，還是看到她演唱，還是堅持到最後。我不喜歡看她工作——任何的舞台表演，因為觀眾看到的是一個藝術家，我看到的則是一個全身病痛、上了年紀的老母親，但是最重要是她開心。」

■2013年11月30日，紅線女(中)神采奕奕地在廣州粵劇團60周年誌慶晚會上登台演唱。

令馬鼎盛唯一感到稍微安慰的是，今年在他的節目中，自己做主持，母親做嘉賓，一起拍了個藝術片，「還沒有播出來，大概能趕上17日（暫定）的追悼會。」

言傳身教 做足100分

馬鼎盛1949年出生於香港，父馬師曾和母紅線女俱為粵劇界泰斗級人物，家境可謂十分富裕。母親對他的言傳身教，極為嚴格，從不寵溺，要求孩子無論做哪一行，都要「做足100分」。

馬鼎盛說，母親對他從小就很嚴格，要求也非常高。「我8歲多，她就送我去北京住校讀書，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時期。」他印象最深刻的是，雖然他們家一直都算是比較富裕，但家裡給他的生活費卻和其他同學都一樣。「那個時代，穿的都是破衣爛衫，常常吃不飽穿不暖，我沒有感覺自己和其他同學有什麼區別！」

在為人處世上，馬鼎盛說，母親給自己的主要是身教。「她要求我對業務精益求精，抓住業務永不放棄。」

鐵釘穿掌 照演不退

他說，母親向來身體不好，從十幾歲一直到最後都未停過吃藥，但是她一上台馬上就給觀眾一個最好的形象。有一次在演《搜書院》，她按到了舞台地面釘子上，手掌立刻被穿透了。但是一直到演出結束，連丈夫馬師曾在台上都沒有發現她的手受傷。「這她一上台就是全情投入，要給大家最好的。」

馬鼎盛1977年考上廣州中山大學，選專業時報了中文和歷史，母親很支持，也教他無論做哪一行都要「做足100分」。這成為了馬鼎盛後來從業的人生信條，他日後在文學、歷史、評論等方面都有建樹。

■紅線女家中的雕塑仍擺在原位，彷彿斯人猶在。

■2012年5月22日，紅線女在香港為新光戲院重開獻唱《荔枝頌》。

■紅線女藝術中心小劇場舞台前，擺放着市民和友人送上的康乃馨。

「紅粉」赴紅藝中心弔唁

昨日的廣州陽光和煦，但位於市區繁華路段的紅線女藝術中心內卻氣氛凝重。清晨，得知享譽海內外數十載的粵劇泰斗紅線女突然病逝，許多廣州市民、「紅粉」戲迷陸續前往獻花，表達追思。上午8時許，紅線女藝術中心已經聚集了很多前來弔唁的人。

紅線女藝術中心小劇場已於昨日上午被改裝為臨時追思會場，劇場舞台兩側拉起黑白相間的帷幕，中間掛着大幅紅線女的半身彩色照，她生前所表演過的粵劇經典唱段在循環播放，空氣中瀰漫着百合花香。年屆七旬的廣州市民梁金堯說，從小就聽紅線女演唱的粵曲，今天特地來悼念這位粵劇泰斗。到了中午時分，小劇場舞台前端已擺滿了鮮花，不斷有市民和紅線女的學生們前來悼念。

紅線女一生致力於振興粵劇，她有無數的學生，其中還有不少是小學生。廣州荔灣區青少年宮附屬藝術學校教師曾峰對記者表示，紅線女老師還將粵曲改編成適合少兒演唱的短節目，並親自教學校少兒粵劇班的小學生表演。

小弟子排練準備為師慶生

曾峰說：「她給孩子們上課時特別熱情，可以持續兩三個小時不休息，甚至連午飯時間都會忘記。記得有一年除夕，紅線女老師突然有一個粵劇表演的新想法，就馬上打電話讓我集合孩子們進行排練。」

「孩子們很喜歡跟紅線女老師相處，她的生日就快到了，孩子們前兩天一直在排練節目，還專門訂做了表演服裝道具，想到時候給紅線女老師一個驚喜，沒想到……」

弟子舞台接噩耗 演罷放聲哭

■黎駿聲在回憶恩師時數度哽咽。

紅線女從藝70年來，指點教授過的弟子眾多，桃李滿天下。如今恩師仙逝，梨園響悲歌。粵劇名伶歐凱明、黎駿聲、郭鳳女接到恩師紅線女噩耗時正在慈善籌款演出，他們強忍悲痛表演完畢後才痛哭失聲。之後他們追憶先師點滴，盡訴不捨之情，讓聽者也不禁動容。

紅線女去世的當天，她的三位著名弟子廣州市紅豆粵劇團團長歐凱明、廣州粵劇團團長黎駿聲、廣州粵藝發展中心國家一級演員郭鳳女正在一場名為《省港美知音獻愛心》的粵劇晚會上，為原廣州粵劇團的離退休老藝人進行籌款表演。當演出到一半時，歐凱明就已經得知老師去世的消息，但直到演出結束才告訴黎郭二人，三人才真正放聲哭了出來。

歐凱明表示：「我得知這個消息時正在演出，是其他人發短信告訴我的，看到的那一刻我腦子嗡的一聲，發矇發亂，強忍着淚水堅持完演出，才敢把消息告訴一起演出的黎駿聲和郭鳳女。」到採訪時，歐凱明還沒有完全接受恩師去世的事實，「太突然了！ 她答應來看我演出的……」說到這裡，他就已經哽咽得再也說不下去了。

去世前一天 還在指導學生

郭鳳女說，原本紅線女聽說了她的演出之後就表示過要親自前來支持，「她前幾天還特地要了票，說要來看。我聽到她下午進醫院，但沒有想到她走得這麼快。」

直到去世前一天，紅線女依舊在指導學生唱段。跟隨紅線女學藝41年的郭鳳女表示：「7號有30多位學粵劇的學生去紅線女藝術中心參觀，老師好開心，還一句一句地教他們唱段。當時老師的腰很疼，我讓她不要堅持太長時間，她依舊講到午飯時間。」

親傳弟子黎駿聲也很震驚。他說：「5號中午，我還和郭鳳女與老師一起吃飯，她還說起《焚香記》很適合我倆演，還詢問粵劇團今明兩年有什麼演出。3天後老師就不在了，聽到消息我很震驚。我跟了老師廿多年，她真的是恩師。」

倪惠英：她是一代宗師

■粵劇頭號花旦倪惠英稱，「女姐」是當之無愧的一代宗師。

紅線女的學生、廣東粵劇頭號花旦倪惠英昨日身着一襲黑衣，捧着一束百合匆匆趕往「紅宅」弔唁老師。在紅線女的遺像前，她深深鞠了六躬，數度悲痛落淚。對於老師去世，倪惠英很痛心，稱其為一代宗師，並呼籲大家學習她一輩子不斷追逐藝術高度的精神。

倪惠英表示：「她的藝術成就毋庸置疑，登峰造極。她是把粵劇藝術推到最輝煌、在全國乃至全世界都有廣泛影響力的旗幟性人物，用什麼語言來形容都不為過。」

赤子之心也是紅線女身上極為鮮明的特徵。「她對祖國和人民的愛發自於內心。」倪惠英說：「我記得她對我說過，這一輩子什麼都做過，顛沛流離，最窮時還偷吃過別人家的東西。」社會高尚的評價帶給了紅線女極大的自豪感，造就了她對藝術的非凡責任感。